

佳节又重阳

□ 王秀兰

“谁言秋色不如春，及到重阳景自新。”又是重阳。登高祈福、饮酒赏菊、思乡抒怀是文人墨客最爱，流传至今，又增添了敬老环节。于重阳之日，享宴高会，感恩敬老，让重阳更多了一份内涵。

重阳诗中思情浓。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唐代诗人王维在重阳之际，客居他乡，他非常思念远方的亲人，于是遥想家乡兄弟重阳节一起登高望远的情景，每个人都佩戴着茱萸，却唯独少了自己，禁不住思念成河啊，挥毫而就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。是啊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！那愁肠百结的思念之情千百年来荡在游子的心头。

重阳诗中菊花醉。“重九”则“重酒”，似乎不喝酒，就对不起这美好日子。唐朝诗人元稹《咏廿四气诗·霜降九月中》既有“仙菊遇重阳”之景，也有“谁知一樽酒，能使百秋亡”之情。在秋风萧瑟、鸿雁南飞之季，菊花遇到重阳，尽释其香。游子禁不住触景伤情，喝下重阳菊花酒，醉倒在菊香酒意里，让千百种悲秋之意、思亲之情，在菊花

醉中消散。

迷恋重阳菊花酒的岂止元稹一人？唐朝孟浩然也曾《过故人庄》中豪言：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”诗人姚合更胜一筹，等不到重阳就酒瘾大发。“酒熟菊还芳，花飘盏亦香。与君先一醉，举世待重阳。”菊花犹在盛开，酒已经煮好。美好的事情未必非要等到重阳节那天，不如现在就一醉方休。

重阳诗中愁永昼。宋代词人李清照的《醉花阴·薄雾浓云愁永昼》，把重阳节思念丈夫的一腔别样情愁表达得淋漓尽致。“佳节又重阳，玉枕纱厨，半夜凉初透。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”重阳佳节，独自一人躺在玉枕纱帐中，辗转难眠，半夜更觉凉气浸身，思念丈夫之情油然而生。想起东篱边饮酒直到黄昏，淡淡菊香溢满双袖。谁说清秋不伤神？那珠帘内满腔思愁的人比那黄花更加消瘦。全诗没有一个“爱”字，却把“为爱消得人消瘦”的意境表达得透筋入骨。

重阳诗中更不缺白头少年情。“满园花菊郁金黄，中有孤丛色似霜。还

似今朝歌酒席，白头翁人少年场。”醉吟先生白居易在《重阳席上赋白菊》中，通过“满”“孤”两相对照，让白菊更为引人注目。“色似霜”生动描绘了白菊皎洁之色。白菊虽是“孤丛”，好似“白头翁”，但却与“少年”在一起，使人并不觉得孤寂、苍老，仍然充满青春活力。诗人以花喻人，由花联想到人，联想到歌酒席上的情景，形象生动而富有情趣，表达了诗人虽已年老仍有满腔少年情怀。

九九重阳，代表吉祥祥和，其情之韵味，幽深绵长。不妨让我们品着这些浓情销魂的重阳诗，行动起来，把思念付诸行动。在节日来临之际，不论多忙，都要抽身，及时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和长辈，圆了他们对阖家团圆的美好期盼。其实，孝悌不能单单局限于重阳节，更应体现在烟火日常。“常回家看看”便是最好的孝道。

时至今日，重阳节不仅是一个传统节日，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精神寄托。重阳节的到来，又一次提醒我们：不论身处何方，不论是安稳还是漂泊，我们都不能忘记家人的陪伴和爱的温暖。

临江仙·重阳感怀

□ 金秀梅

恰是云天高远，
风吹满野飘香。
一年好景在秋光。
露清霜未落，
佳气笼陂塘。

放眼川岑岩壑，
黄襟绿袄红裳。
几多妩媚几多狂。
重阳宜悦穆，
至此远迷茫。

西江月·叹人生

□ 赵卫华

意欲诗书相伴，
却依市井为邻。
焦桐素简总难亲，
忍看夕阳将近。

绿蚁豪倾绮梦，
香茗漫品天音。
浅吟低唱试重寻，
未老青春谁信。

采桑子·重阳乐

□ 吴玉珠

夕阳唱晚重阳笑，
雁去南江，
五谷归仓，
喜庆丰收韵味长。

孙贤子孝心神爽，
万寿菊芳，
风送清香，
把盏独酌我亦狂。

茱萸和菊花

□ 惠军明

关于茱萸跟菊花的有名诗句实在太多，古人把它们写了个遍，给这些植物套上了一层又一层滤镜。我现在来找它们，还能看到它们本来的样子吗？还是说，我只是在跟古人留在它们身上的想法对话？

先找到的是茱萸。它没长在路边显眼的地方，而是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，像个被人忘了的隐士。它的红，是那种很内敛的暗红色，有点像干掉的血。我凑近看，那些小米粒一样的红果子，表皮摸起来像皮革，一堆一堆挤在一起，好像在守着什么秘密。王维的诗让这红果子成了思念的代表。但眼前的茱萸，有自己的质感，它很安静，好像在抗拒人们给它的定义。它的价值，不只是代表离别。它是一棵活着的植物，它的红，只属于它自己。

这安静的样子，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……

来到了山顶，视野一下子就开阔了。眼前是一片金色的野菊花在漫山遍野地开着，它们不像诗里写的那样被种在篱笆下面，倒像是在这里召开

一场热闹的大会。

在这里，看不到采菊东篱下的悠闲，也感觉不到人比黄花瘦的忧伤，只有一股原始而旺盛的生命力。花瓣是细长的金色，笔直地向上伸展，充满力量感。香气也很冲，带着一点苦苦的药味，一下子就钻进了鼻子里。

我蹲下来，想仔细看看其中一丛。但它们太吵了，每一朵花好像都在说话，声音混在一起，“嗡嗡嗡”的。陶渊明写的菊，像个隐士，代表一种人格。但眼前的菊，更像一群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的普通人，它们只是为了自己开花。

人们说它能傲立于寒霜之中，这可能只是它在遵照自然的生长规律而已。它哪里傲了？它只是在那里生长罢了。

我把手里那枝从石头下摘的茱萸，轻轻地放在这片闹哄哄的金色花丛旁边。这个画面有点奇怪。金色的菊花一衬，茱萸的红显得更深了，像一滴快要落下的血。暗红色的茱萸一比，菊花的黄也显得更亮了，显得格外

热烈。

一个内敛，一个张扬，像是在对峙。风突然变大，满山的菊花跟着晃动，金色的花海随风起伏。就在这一片吵闹里，我手里茱萸的枝条，非常轻地抖了一下。

所谓草木的情感，不光是温柔。它既有像茱萸一样的安静跟承担，也有像菊花一样的放肆跟张扬。它们有被人过度解读的无奈，更有自己不受控制的野性。千百年来，我们跟它们的关系，就像一场不说话的辩论。我们不停地给它们添加各种意义，而它们用自己的生长方式默默纠正我们的看法。

下山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但那片金色的热闹，还有那一点倔强的暗红，已经印在了我的脑海里，忘不掉了。它们不再只是古诗里的符号，而是在秋天山顶上，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状态。

我好像是唯一的观众，听着风声，看着它们的颜色，感受着安静跟吵闹之间的一切。